

· 流行病学研究 ·

湖南省工业地区夫妻暴力发生状况十年追踪调查*

陈月¹, 曹玉萍², 张亚林², 郭果毅¹, 谭进¹

【摘要】目的 追踪比较湖南省工业地区夫妻暴力发生状况十年间的变化。**方法** 分别于 2001—2002 年(2002 年组)和 2011—2012 年(2012 年组),由相同的调查员采用相同的家庭暴力调查问卷,对湖南省工业地区夫妻暴力发生状况进行调查。**结果** 两组施暴者中男性分别占 85.7% 和 69.2%, 受虐者中女性分别占 87.0% 和 69.1%, 2 组施暴者和受虐者的性别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hi^2 = 50.125, 19.550, P = 0.000$); 两组夫妻暴力发生的首位诱发因素均为子女教育问题(41.1% vs 51.9%), 最常见的暴力形式都是羞辱和谩骂(90.5% vs 93.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012 年受虐者受到精神损伤和身体损伤的比例分别为 35.3% 和 15.0%, 明显高于 2002 年组的 16.8% 和 4.2%,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hi^2 = 9.481, 6.897, P < 0.01$); 2 组施暴者认可夫妻暴力的比例分别为 69.4% 和 50.8%, 受虐者认可夫妻暴力的比例分别为 54.3% 和 35.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125$)。**结论** 夫妻暴力仍以男性施暴为主, 精神暴力是夫妻暴力最常见的形式, 子女教育问题仍是诱发夫妻暴力的首要因素, 受虐者受到较十年前更多的精神损伤和身体损伤, 施暴者和受虐者对夫妻暴力的态度十年来无明显变化。

【关键词】 夫妻暴力; 诱发因素; 表现形式; 后果; 态度

中图分类号:R 181.3⁹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580(2019)09-1215-04 DOI:10.11847/zgggws1120906

Spousal violence among employees of a large enterprise in Hunan province: a ten year comparison study

CHEN Yue*, CAO Yu-ping, ZHANG Ya-lin, et al (*Xiangtan Medicine and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Xiangtan, Hunan Province 41110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track and compare the status of spousal violence among employees of a large enterprise in Hunan province during a 10-year period. **Methods** Using stratified multistage random sampling among employees of a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Xiangtan city of Hunan province, we conducted two waves of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95 persons in 100 households (2002 group) and 133 persons in 100 households (2012 group) identified with spousal violence with a same domestic violence questionnaire during two periods of 2001 – 2002 and 2011 – 2012. **Results** Among the participants of 2002 and 2012 group, the proportions of male violence perpetrators were 85.7% and 69.2% and the proportions of female victims were 87.0% and 69.1%,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two propor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hi^2 = 50.125, \chi^2 = 19.550$; both $P < 0.001$). The leading precipitating factor for the spousal violence incidences was the issue abou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which was reported by 41.1% and 51.9% of the participants for the 2002 and 2012 group.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spousal violence was verbal abuse, which was reported by 90.5% and 93.2% of the participants in 2002 and 2012 group,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hi^2 = 0.558, P > 0.05$). Significantly higher ratio of spousal violence-induced mental disorder (35.3%) and body injury (15.0%) were reported by the victims in 2012 group than those (16.8% and 4.2%) in 2002 group ($\chi^2 = 9.481, \chi^2 = 6.897$; both $P < 0.01$). The proportions of perpetrator-recognized spousal violence were 69.4% and 50.8% and those of victim-recognized were 54.3% and 35.3% in 2002 and 2012 group,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hi^2 = 0.046, \chi^2 = 0.044$; both $P > 0.01$). **Conclusion** Main perpetrators in spousal violence were males and psychological violence wa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spousal violence. Child education issue was the leading precipitating factor of spousal violence. The victims of spousal violence in 2012 suffered from more mental disorder and physical injury than those in 2002 and attitude towards spousal violence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10 year period among both the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Key words】 spousal violence; precipitating factor; form; outcome; attitude

夫妻暴力作为家庭暴力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 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1-2]。据报道, 全世界有 1/3 的女性在一生中遭受过丈夫或伴侣的暴力^[3]。2001—2002 年本课题组首次在湖南省境内采用多级分层抽样方法,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 发现夫妻暴力的发生率为 10.2%^[4]。本次于 2011 年 10 月—2012 年 5 月在相同地区, 作为研究样本之一的湘潭市某大型国有企业采用同样的方法, 从夫妻暴力家庭中随机抽取 133 人, 追踪调查该地区夫妻暴力发生状况

* 基金项目: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01-749); 美国雅礼协会贾氏基金(2008CF01); 湖南省教育厅项目(15C136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6CKS045)

作者单位: 1.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4; 2.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作者简介: 陈月(1982-), 女, 湖南湘潭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精神应激与心理治疗。

通信作者: 曹玉萍, E-mail: caoy001@163.com

数字出版日期: 2019-01-23 15:12

数字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234.R.20190123.1512.030.html>

的变化,并探讨十年间夫妻暴力的诱因、表现形式、后果及态度等方面的相关变化,为预防和干预夫妻暴力提供理论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1—2002年,采用多级分层抽样方法,在湖南省湘潭市某大型国有企业抽取3 294个家庭,在流调发现的暴力家庭中随机抽取100户进行家庭暴力问卷调查,将夫妻暴力家庭中的95人作为2002年组。2011—2012年,采用同样的方法,在相同地区抽取3 579个家庭,从暴力家庭中随机抽取100户进行家庭暴力问卷调查,将夫妻暴力家庭中的133人作为2012年组。

1.2 方法 采用多种形式的线索调查与深入细致的入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为保证调查的一致性,2012年组选择与2002年组相同的调查人员和相同的调查工具,全部调查人员均接受相同的调查培训,并再次进行调查一致性检验。调查时先与调查对象沟通调查的目的和程序,强调此次调查仅为医学目的,报告家庭暴力行为不会与司法关联。事先征求每位调查对象是否同意接受访谈,并且一律不记名,保证资料保密。在知情同意情况下,采用相同的家庭暴力调查问卷,由调查对象自填完成。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年龄、性别、文化、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家庭人口);夫妻暴力的诱发因素(家庭经济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夫妻感情问题、工作问题、人际纠纷问题、模仿父辈或其他问题、施暴者个人的问题、受虐者个人的问题);夫妻暴力的表现形式(羞辱和谩骂、徒手殴打、持械殴打、折磨、性虐待、遗弃、杀害);夫妻暴力的后果:对施暴者的后果(无影响、威望更高、在家庭中受孤立、自责后悔、受处分处罚);对受虐者产生的后果(无影响、精神损伤、身体损伤、身体致残、出走、仇视或报复、自杀或自杀未遂、致死);对夫妻暴力的态度(可以、要看具体情况、不可以)。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频数统计、采用 t 检验、 χ^2 检验。

2 结果

2.1 2组夫妻暴力一般情况比较(表1) 2002年组施暴者中男性42人(85.7%),女性7人(14.3%),受虐者中男性6人(13.0%),女性40人(87.0%);2012年组施暴者中男性45人(69.2%),女性20人(30.8%),受虐者中男性21人(30.9%),女性47人(69.1%),两组施暴者和受虐者的性别差异均有明显统计学意义($\chi^2 = 50.125, 19.550, P = 0.000$)。2002年组和2012年组施暴者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年均收入、人均居住面积、家庭人口数与受虐者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2012年组施暴者的年龄、年均收入、人均居住面积均高于2002年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25$)。2012年组受虐者的年龄、年均收入均高于2002年组,差异均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 0.01$)。

表1 2组夫妻暴力一般情况比较

项目	2002年组		2012年组	
	施暴者 ($n=49$)	受虐者 ($n=46$)	施暴者 ($n=65$)	受虐者 ($n=68$)
年龄	38.3±12.9	37.1±12.7	52.0±13.9	47.8±18.2
受教育年限	11.3±3.5	11.0±3.5	10.5±2.9	10.1±4.1
年均收入(千元)	7.2±4.0	7.1±3.7	18.3±12.3	16.7±9.8
人均居住面积(m ²)	20.4±10.5	20.7±10.5	26.2±9.9	26.3±11.8
家庭人口数(人)	3.4±1.2	3.4±1.2	2.9±0.7	3.1±1.1

注: Bonferroni校正值为 $0.05/4 = 0.0125$ 。

2.2 2组夫妻暴力诱发因素比较(表2) 2002年组夫妻暴力诱发因素居前三位的依次为子女教育问题(41.1%)、家庭经济问题(27.4%)和夫妻感情问题(26.3%);2012年组夫妻暴力诱发因素居前三位的依次为子女教育问题(51.9%)、家庭经济问题(28.6%)和夫妻感情问题(26.3%)。2012年组报告施者原因和受者原因的比例明显低于2002年组,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 0.01$)。

表2 2组夫妻暴力诱发因素比较

诱发因素	2002年组($n=95$)		2012年组($n=133$)		χ^2 值	P值
	n	%	n	%		
家庭经济原因	26	27.4	38	28.6	0.040	0.842
子女教育原因	39	41.1	69	51.9	2.606	0.106
夫妻感情原因	25	26.3	35	26.3	0.000	1.000
工作原因	14	14.7	18	13.5	0.066	0.797
人际纠纷原因	10	10.5	20	15.0	0.987	0.320
模仿父辈或其他	12	12.6	16	12.0	0.019	0.891
施者原因 ^a	23	24.2	5	3.8		0.000
受者原因 ^a	11	11.6	1	0.8		0.000

注: a为 Fisher Exact Test。

2.3 2组夫妻暴力表现形式比较 2002年组调查显示,夫妻暴力表现形式发生率最高的是羞辱和谩骂(90.5%),其次为徒手殴打(20.0%),持械殴打、折磨、性虐待、遗弃、杀害均无报告。2012年组家庭暴力表现形式发生率最高的也是羞辱和谩骂(93.2%),其次为徒手殴打(29.3%),持械殴打(3.0%)、折磨(1.5%)、遗弃(0.8%)等发生率较低,性虐待、杀害尚无报告。2002年组与2012年组夫妻暴力表现形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4 2组夫妻暴力产生后果比较(表3)

2.4.1 对施暴者后果 2002年组显示前三位的依次

是无影响(62.1%),自责后悔(11.6%),威望更高(9.5%)。2012年组显示前三位的依次是无影响(61.7%),自责后悔(19.5%),威望更高(12.8%)。2012年组与2002年组对施暴者后果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3 2组夫妻暴力产生后果比较

暴力后果	2002年组($n=95$)		2012年组($n=133$)		χ^2 值	P值
	n	%	n	%		
对施暴者						
无影响	59	62.1	82	61.7	0.005	0.945
威望更高	9	9.5	17	12.8	0.600	0.438
受孤立	6	6.3	11	8.3	0.307	0.580
自责后悔	11	11.6	26	19.5	2.589	0.108
受处分处罚 ^a	0		2	1.5		0.512
对受虐者						
无影响	53	55.8	80	60.2	0.434	0.510
出走 ^a	1	1.1	6	4.5		0.244
仇视或报复 ^a	3	3.2	0			0.071
精神损伤	16	16.8	47	35.3	9.481	0.002
身体损伤	4	4.2	20	15.0	6.897	0.009
身体致残 ^a	0		1	0.8		1.000

注:a为Fisher exact test。

2.4.2 对受虐者后果 2002年组显示前三位的依次是无影响(55.8%),精神损伤(16.8%),身体损伤(4.2%)。2012年组显示前三位的依次是无影响(60.2%),精神损伤(35.3%),身体损伤(15.0%)。2012年组受虐者受到精神损伤和身体损伤的比例明显高于2002年组(35.3% vs. 16.8%, 15.0% vs. 4.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2.5 2组夫妻暴力态度比较(表4) 2002年组施暴者中对夫妻暴力持认可态度的比例为69.4%,受虐者中对夫妻暴力持认可态度的比例为54.3%,2012年组施暴者中对夫妻暴力持认可态度的比例为50.8%,受虐者中对夫妻暴力持认可态度的比例为35.3%,两组施暴者与受虐者对夫妻暴力的态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2012年组中施暴者和受虐者对夫妻暴力持认可态度的比例较2002年组稍有下降,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4 2组夫妻暴力态度比较

态度	2002年组				2012年组			
	施暴者 ($n=49$)		受虐者 ($n=46$)		施暴者 ($n=65$)		受虐者 ($n=68$)	
	n	%	n	%	n	%	n	%
“可以”及“看情况”	34	69.4	25	54.3	33	50.8	24	35.3
“不可以”	15	30.6	21	45.7	32	49.2	44	64.7

注:Bonferroni校正值为 $0.05/4=0.0125$ 。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十年来夫妻暴力的施暴者仍以男性为主(69.2%),受虐者仍以女性为主(69.1%),夫妻暴力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与以往很多研究结果类似^[5]。中国的传统性别意识形态倾向于男性统治和女性从属,它促使男性对配偶使用暴力,从而增加夫妻暴力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夫妻暴力中妻子施暴,丈夫受虐的情况较十年前有所增多。有研究结果显示夫妻暴力的发生率没有性别差异,且多数为互相施暴^[6]。现实中,男性受虐的现象容易被忽视,我们有必要对夫妻暴力的性别差异进行客观而全面的考察。

本研究中,施暴者的经济收入、受教育年限与受虐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工业地区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劳动,家庭经济地位提高,女性思想更独立自主,这对男性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形成冲击,可能激发夫妻暴力。有研究指出,女性经济实力低下与夫妻暴力受虐有关,经济上依赖丈夫的女性更可能处于暴力关系中^[7]。但也有研究认为,经济实力超过配偶的女性遭受夫妻暴力的风险更高^[8]。经济收入与夫妻暴力之间可能是非线性关系。多数研究显示遭受夫妻暴力的妇女文化程度较低^[9],较高的教育水平可以防止夫妻暴力^[10]。因此,提高夫妻双方的教育水平可以降低夫妻暴力的风险。本研究发现,2012组的施暴者与受虐者的年龄均高于2002组,推测当年有夫妻暴力的配偶仍在持续暴力,从另一方面说明对夫妻暴力的干预仍需要持续进行。尽管十年来工业地区的经济收入和人均居住面积都显著提高,但夫妻暴力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可能与社会体制变革存在某种关系,相当一部分工人面临下岗分流、再就业的问题,夫妻双方遭受来自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激发夫妻暴力的发生。

本研究发现,近十年来,工业地区夫妻暴力的首位诱因仍是子女教育问题(51.9%)。目前工业地区的家庭结构仍以核心家庭为主,父母对孩子的过高期望容易造成夫妻之间因为教育理念不一致,而产生冲突、隔阂,从而诱发夫妻暴力。夫妻暴力的第二位诱因仍是家庭经济问题(28.6%),暴力家庭比非暴力家庭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11]。较低的家庭经济收入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生活问题,进一步导致夫妻暴力的发生。

本研究发现,十年来夫妻暴力的形式并无明显改变,最常见的是羞辱和谩骂(93.2%),其次是徒手殴打(29.3%)。可见,精神暴力仍是夫妻暴力最常见的形式,其次是躯体暴力,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12-13]。近年来,随着妇联与社区工作人员广泛宣传反家庭暴力,人们的法制观念也越来越强,因此更多人采取了精神暴力这一更加隐蔽的手

段。精神暴力比躯体暴力更具破坏性,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本研究发现,因暴力行为受过处分的施暴者只占 1.5%,大多数的施暴者未受到任何影响。当时我国还没有反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很难追究其刑事责任。2016 年 3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该法在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表明,2012 年组夫妻暴力的受虐者遭受精神损伤(35.3%)和身体损伤(15.0%)的比例显著高于 2002 年。许多研究指出夫妻暴力对受虐者的身心健康有重大影响,如骨折、割伤和头部创伤,增加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自杀的风险^[14]。尤其是精神暴力与自杀意念的联系最紧密^[15]。提示对受虐者进行自杀意念的评估及提供心理干预的重要性。

本研究发现,仍有 50.8% 的施暴者和 35.3% 的受虐者对夫妻暴力持认可态度,较十年前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许多人将夫妻暴力视为家务事,尤其是精神暴力,往往被忽视、原谅或否认。受虐者对暴力行为采取接受和容忍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暴力的发生。有研究指出,对暴力容忍程度高的社区的夫妻暴力现象更严重^[16]。预防性心理干预可以纠正夫妻对家庭暴力态度的不良认知,有效减少夫妻暴力的发生^[17]。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 2002 年和 2012 年两次大规模的夫妻暴力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中国这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流动性大,无法追踪之前的被试,故两次流调仅仅是同地区的比较。十年来夫妻暴力的现象仍然不容乐观,对女性施暴的比例仍然很高,夫妻暴力给受虐者带来更为严重的身心伤害,精神暴力仍然是夫妻暴力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子女教育问题是诱发夫妻暴力的首位诱因。施暴者和受虐者对夫妻暴力的容忍程度仍然较高,因此,有必要开展以夫妻暴力为重点的社区研究,以便增进人们对这一恶性问题的理解,为我国防治与干预夫妻暴力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guidelines approved by the Guidelines Review Committee. Responding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HO clinical and policy guidelines[M].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3.
- [2] Lee FH, Yang YM, Wang HH, et al. Conditions and pattern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Taiwanese women[J]. *Asian Nursing Research*, 2015, 9(2): 91–95.
- [3] Butchart A, Mikton C.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violence prevention, 2014[M].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
- [4] 曹玉萍, 张亚林, 孙圣琦, 等. 湖南省家庭暴力的流行病学调查总体报告[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6, 27(3): 21–24.
- [5] 邹韶红, 张亚林, 张勇, 等. 夫妻暴力社会人口学及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3): 326–328.
- [6] 张玮, 洪炜, 崔轶, 等. 亲密伴侣暴力中的性别差异研究[J]. *中国性科学*, 2014(9): 96–99.
- [7] Fox AM, Jackson SS, Hansen NB, et al. In their own voice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women's risk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HIV in South Africa[J].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07, 13(6): 583–602.
- [8] Krishnan S, Rocca CH, Hubbard AE, et al. Do changes in spousal employment status lead to domestic violence? Insights from a prospective study in Bangalore, India[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10, 70(1): 136–143.
- [9] Hossain N, Khan S. Domestic abuse and the duties of physicians: a case report[J]. *Indian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15, 12(4): 248.
- [10] Shrivastava PS, Shrivastava SR. A study of spousal domestic violence in an urban slum of Mumbai[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13, 4(1): 27–32.
- [11] 刘伟, 李京京. 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及成因探析[J]. *改革与开放*, 2012(14): 81.
- [12] Soleimani R, Ahmadi R, Yosefnezhad A. Health consequ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married women: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northern Iran[J]. *Psychology Health and Medicine*, 2017, 22(7): 1–6.
- [13] 崔轶, 洪炜, 苏英, 等. 七省市家庭暴力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报告[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3): 47,80–82.
- [14] Chisholm CA, Bullock L, Ferguson JEJ 2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pregnancy: epidemiology and impact[J].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017, 217(2): 141–144.
- [15] Cavanaugh CE, Messing JT, Del-Colle M, et al.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suicidal behavior among adult female victim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2011, 41(4): 372–383.
- [16] Linos N, Slopen N, Subramanian SV, et al. Influence of community social norms on spousal violence: a population-based multilevel study of Nigerian women[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3, 103(1): 148–155.
- [17] 邹韶红, 张勇, 张亚林, 等. 新婚夫妻男性受虐心理干预效果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2, 28(1): 22–24.

收稿日期: 2018-08-28

(张翠编校)